

ERTONG
WENXUE
YANJIU

兒童文學研究



7.8

儿童文学研究

第十一辑

目 录

关于童话创作的通信	严文井	1
进一步提高童话创作的水平 ——小百花园丁随笔	贺 宜	7
可喜的探索 ——读《恼恼的童话》	任大霖	14
她把真善美带给孩子们 ——漫评袁静的儿童文学创作	王可涓	22
关注着儿童的未来 ——读袁静新作有感	高 逸	30
醇而美的人情味 ——读程乃珊的儿童小说	沈碧娟	34
大森林摇篮里的“小宝贝” ——读于之森林儿童诗	程逸汝	39
一个新兴的文艺形式 ——读《少年科学》的科学诗	张继楼	48
谈儿童小说的乡土味	张锦江	55

新作小评

纯真的友情

——读《芦花飘飞的时候》

沈 杨 63

童心无限好

——读竹林的《夜明珠》

赵元真 66

《小朋友》创刊六十周年纪念

《小朋友》六十大庆

陈伯吹 70

难忘的教益

严冰儿 73

回顾·前瞻·点点·滴滴

黄衣青 76

我和《小朋友》

张乐平 78

作者谈创作

细节的源泉

罗辰生 80

《彩霞》的构思经过

夏有志 84

我写《脏话收购站》

郑渊洁 89

争 鸣

要多讲些儿童特点

李仁晓 92

小雨点

幼儿文学第一枝

王济民 99

一个重要的课题

高洪波 101

儿童美术漫笔

要有一颗赤子之心

杨永青 105

儿童读物美术琐谈

缪印堂 108

画画儿随想点滴

老 堂 113

从“两点头”想起

胡涛壬 116

低幼儿童绘画和理解图画的心理特点

吴凤岗 119

我和儿童文学

学诗谩有惊人句

邱 勋 130

《西游记》和儿童文学

金燕玉 137

赵蓝天的儿童画

黄 可 145

花动一山春色

——陆蠡主编的《少年读物》

张香还 151

简 讯

儿童文学园丁奖第二届评奖公告

儿童文学园丁奖第一届评奖结果

《少年文艺》编教师作品专辑

儿童诗歌创作座谈会在烟台召开

东北、华北举办儿童文学讲习班

辽宁召开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

《故事大王》即将出版

封面设计 甘晓培

本期尾花 张志文

关于童话创作的通信

严文井

艾路同志：

你的信收到好多天了。因为你提的问题很重要，原来想多考虑一下再回答，现在，时间是过去了不少，但却未能做到多考虑。如果再不回信，“考虑”也还是不能保证做到周到，还不如把我初步想到的一点东西和你谈谈，大家一同来想想吧！

一、关于童话的民族形式问题。我以为童话是和文学艺术中的其他形式一样，毫不例外，也有自己的民族形式的，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在这方面还缺少研究。中国人民有着丰富的传说、神话，其中不少带着人民性的东西，至今还在口头流传；另外，在书本上记载着的寓言、神话同传说也不少。这两部分东西里就包含着一些童话及一部分可改编成适合于儿童读的东西。大量研究、整理这些材料将极有助于童话民族形式问题的解决。但决不可疏忽形式与内容的联系性，如果离开内容，也即离开今天儿童的生活，他们的现实问题，形式问题是绝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还要熟悉今天中国儿童的生活，才能很好地掌握形式，创造出适合于他们、并为他们所喜爱的东西来。在民族形式问题上，不好把城市的和乡村的儿童分开，不能说民族童话只流传在乡间，主要只反映了农村儿童的思想、情感。更不能因此推论，城市儿童就不需要接受民族童话的特色了。如果你有兴趣，我希望你能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多掌握一些材料，正确的解答是不难求得的。

二、对象问题。我以为可以按儿童的年龄、学历，做一些区分，例如，有的没有阅读能力只能听简单的故事，有的可以自己阅读等等。而能阅读的儿童中还应按他们的识字多少，知识多少，来区分。总的说来，对象还是以少年儿童为主，如果有些作品成人也愿意读，那只是附带的收获，而不是我们写作的主要目的。根据今天对儿童的教育目的看来，为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儿童来创作不同的读物，这样一种分工，完全是必要的。

三、童话所反映的生活有无限限制性？我认为有！这首先就是由于儿童的生活本身有限限制性。但这限制性并不妨碍以儿童没有的生活体验，暂时不知的东西来教育他们。例如，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运动、三反运动，完全可以写，但问题是在于怎样写。那种生搬硬套的标语口号，根本就不是文艺作品。不但儿童不能看，不愿看，就是成人，也不会欢迎这样的东西。

写方块字真是一件吃力的工作，这封信写得这样简陋，已经花去一个钟点了。如果我们能当面谈谈，我相信，同样的时间内是可以把问题谈得比较详细一些的，现在只有这样结束了。我感到很抱歉，没有满足你的要求，如有可能（这可能很辽远），我想把你提出的几个问题深入研究一下。这几个问题对于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人说来，的确很重要，为这写几篇文章，完全是应该的，但这个愿望一下很难实现。还是希望你多靠自己的力量钻研一下吧。艰苦的劳动后，总会有收获的。

最近我不能写童话，因为脑子不能往这方面想，勉强写是绝不会写出什么好东西来的。为儿童写作是一件最严肃的工作，良心不允许我拿粗制滥造的东西给他们。

祝好！

严文井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一日

艾路同志：

信同稿子收到有半个月了。那时正赶上《人民文学》发稿，接连忙了十多天，所以拖拖拉拉硬是拖到了今晚才能给你回信。

先谈你的童话吧。

你这篇童话是可以给人以一些清新的感觉的，看得出你写作时那一种愉快的心情。但是你的思想不明确，没有通过你的“人物”和情节的发展，突出地刻画出一个脱离集体的“人”的真正的痛苦历程，因此也没能深刻揭发脱离集体的这个“教训”里所应包含的比个人孤独的痛苦远为严重的意义。因此，单看故事的现在的面貌，各人会有各人自己的想法，而不一定会按照你的设计去想，因此你的设计也可以说是不完善的。归根结蒂，我以为还是构思没有成熟。作者写作时的心情好坏，不能作为测量作品成熟和不成熟的主要标准。写得很苦的东西不一定就不好。写作时心情愉快，写作时有得心应手的感觉时，就是说自己已经抓住了一些感觉，而且能够表达出来一些的时候，可能写出好作品来，但也不一定。因为这感觉到底还是一种感觉，它并不能充分保证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成熟的好东西。还是回头谈你这篇作品吧。具体说来，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紫蒲公英的骄傲，脱离群众的思想，以及她的认识的转变都表现得不深，也不明确。她似乎碰了一个钉子，但老实说，这不算碰什么钉子，一切如愿以偿，只是在月宫里有些寂寞之感。如果她在月宫里找到了一两个伴，那又会怎么样呢？假如，甚至在月宫里有许多“人”给她捧场，她又怎么办呢？而这在现实生活里不是不可能的啊！这不能只假设她在月宫里是她独自一个。她的想念地下的同伴，也不是很能令人同情的，她不过只是因为自己有一些寂寞（找不到人谈话），而不是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样的教训应该说是不够深刻的，如果不说是不够正确的话。对个人主义思想真正有效的克服，是要真正的碰钉子；碰了钉子以后，思想觉悟可能提高一步。真正的觉悟的关键在于对有此问题开始不从个人角度来考虑（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脑子里和眼睛里开始有了别人。所以说，这样一个主题是有意义的，但要通过简单、明确的童话或

寓言形式充分写出来，不是凭一次灵感就可以达到的。再，你对于紫蒲公英和蒲公英子的两种不同的飞的区别（内在的意义），没有鲜明地表达出来，可能会令人误会为一般反对高飞。假如高飞有必要（特别在幻想的形式里），对人类有好处，又何必反对呢？（你可能没有这意思，但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也是由于有这样一种误会，所以才提了那“第一点”意见。）

如果硬要我来回答你这篇作品的根本缺点问题，我就说：是由于作者酝酿不成熟，主题不够明确，缺少深度，已有的思想又没有展开，没有充分表达出来。作者在最后说了一句话，并不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靠对这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通过人物和情节，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由于以上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作者自身的体验是重要的。你的这篇童话证明了：不是由于你写了自己的体验而不成功，而是由于这个成人，他对生活的体验还不够深才没有写出很好的作品来，你对个人突出有一种批判的感觉，这是可以写给孩子们看的。但要写得好，除了前面说的外，还要研究你的“人物”，看你写的“人物”是什么身份，如果“人物”不是成人，那就不能只以你一个人目前的体验为满足了。童话作者必须研究孩子们的的生活，孩子们的各种体验，善于从他们的角度来观察生活，才能写出好的童话来。如果不是这样，只有一种想表现某些成人的体验的愿望，那为什么一定都要选择童话的形式，而不选择别的形式呢？其他的形式不是对有些成人的生活、思想情感表达起来更合适一些么？

我们的写作，既然是为教育孩子，即使是写适合于教育儿童的某些成人的体验，也得重写，从孩子们的角度考虑过再写，才会收到效果的。这考虑的结果应该不只是随便虚构故事，任意编造几个人物（这样做是很容易的），而是要把自己原来从一个成人角度所发现的，与孩子有关的问题，重新用孩子的心、孩子的眼睛，作为一个孩子自身的问题来思索过，来观察过，以后按照生活的规律来进行创作。在儿童读物中，或通俗读物中，甚至所有读物中，完全主观的、狭隘的个人抒情，我以为是不值得提倡的。

以上随便谈了一些感想，可能没解决你的问题，甚至可能文不对题。但要谈更多的东西，我也没有了，就此打住吧！

我如果再写短小的童话，可以给《好孩子》，但计划不能订，因为没有订计划的保证。等我写了再说吧！宁可不要约好，而可能给你们寄稿，而不要约好了，而事实上寄不了稿子，因此，还是不约定吧。反正只要有了作品，我投稿不忘《好孩子》就得了。

敬礼！

文 井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艾路同志：

我从今天起，估计至少又有半个多月的紧张日子，很难主动预定时间找人谈天，怕耽误了你这篇作品，只好简单写一封信谈谈我读后的意见。

我认为它的主题是好的，但写作上还是有些缺点，恐怕还要做些修改，才好拿给什么少年儿童刊物。

作品里流露了一些和“人物”不相称的感情和想法，例如小麻点希望同伴们对他能有好印象，灰色的小麻雀希望交“永远的朋友”等，这样一些感情和想法象是某一种少年，甚至是某一种青年人的，而不象小孩的。你这两只小麻雀，我以为应该把他们写得象小孩的，你在某些地方把他们写得象小孩，甚至太小了一点，而在某些地方又写得太大了一些，不怎么天真。

故事的背景也欠考虑。我们的童话，虽然是童话，大概背景也还是中国的。故事里提到的钟楼，总令人感到不太亲切。当然中国不是没有钟楼，而现在新的乡村和城市，这种建筑是较少的，如果说是旧存的鼓楼，倒有一些，但也不太多了。

小麻点的舅爷编的那个故事太生硬。如果作者设法说明一下这位舅爷不会编故事，为了“教训”小麻点，硬凑了这么一个故事，

那还可以。

两只小麻雀无故用沙去扬蚂蚁（即使是为了表现他们不害怕），我以为不好。在儿童读物里，写人物，为了真实，可以写他们的淘气，甚至更多的毛病，但以不提倡一些虐待别人的行为为好。如果实在要写到，就应该对这些行为用批判的态度写，使孩子们不去效法。

小麻点对于猫的那样恨和怕，总令人感到有些过分夸大。这就是说，故事里所交待的条件，还不足以造成那恨和怕。

小麻点在梦里见到的蚂蚁，你应该设想一下那形象，没有见过的蚂蚁出现在他梦里会是怎样一种形象。

小麻点为了怕猫，瞎想一阵，以至无精打采，我以为也不象小孩。如果有这样的小孩，那是太早熟了一些。你写出的条件不足，令人感到这害怕是过于人为的。

后来小麻点的转为不怕，也转得太轻易。

总的一个感觉，是你对你写的这些“人物”原来的特点（动物的特点）了解不多，而是任意用一种动物的名称加在你“人物”的头上，而没有写出他们的特征，所以这些“人物”不怎么引人入胜。我以为童话里写到的“人物”，例如小麻雀，是既应象小孩，又应象小麻雀的，做到这一点，当然不容易。但应该努力做到。否则任意为自己的故事，编排几个动物出场，仅做到引用了他们的名称，而不写出他们的特征，这故事即使有些教训可取，但还不是成功的。

以上意见很杂乱，不一定对，请你参考。

敬礼！

文 井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九日

进一步提高童话创作的水平

——小百花园丁随笔

贺 宜

在十年内乱中被禁锢的童话，“四人帮”覆灭以后，就从满布荆棘的冷宫中走了出来，回到她千百万的小读者中间，恢复了她的活力和魅力，重新获得了孩子们的热爱和信赖。

儿童之喜爱童话故事，自古已然。童话滋润孩子们稚嫩的心灵，启迪他们的智慧，从小培养他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往往在他们的一生中发生了有益的影响。近来科学界更有一种说法，例如苏联的著名神经学家列·奥·巴达利扬认为，现代环境的“信息污染”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威胁，并不比工业废弃物毒化生物的威胁小，而孩子是这种危害的最先牺牲品。他认为预防信息负荷量过多对儿童大脑的不良影响的手段之一，是给孩子讲更多的故事，多读迷人的童话，阅读和背诵好的诗篇，对美丽和善良的形象描写，善战胜恶的美德……等等，这一切将有助于儿童个性的谐调发展。这种有关神经学方面的理论，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大量科学实验的证明，但是无论如何，童话故事对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性格、情操、智慧和审美观念的形成和影响，在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上是有充分根据的。这就是为什么童话成为儿童文学中一个重要部门的原因。

目前在儿童文学园地中，童话创作已经出现了引人注意的兴旺景象。各地少年儿童出版机构和数十种儿童报刊都把童话列入选题计划，此外还有专门发表童话创作的大型《童话》丛刊。自从我国有儿童文学以来，这样的盛况是前所未见的。

出现这种令人鼓舞的现象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全党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因而有关少年儿童教育和文化工作这几年来有了较迅速的发展，童话创作受到重视也正是由于同一原因。这也说明，童话创作对儿童的教育作用以及儿童对童话的正当爱好，已经逐渐为社会所承认了。

这次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继“儿童小说征文”和“儿童独幕剧征文”之后，又举办了“一九八一年童话征文”，这对于鼓励儿童文学作者为广大少年儿童创作优秀的童话，进一步提高当前童话创作的水平，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儿童时代》编辑部从五千篇应征的来稿中间，陆续在刊物上选用了三十篇作品，又从这三十篇中经评选委员会选出十二篇得奖作品。我应邀参加了评选工作，有机会先读到这些作品，觉得其中有些作品，不但富于童话的特点，而且立意较新，并见构思之巧。我印象最深的是《怪雨伞》《山胡椒花儿》《胖子学校》等，这几篇童话篇幅虽然很小，但颇具童话的艺术魅力，作者在构思上也是下了些功夫的。

我的看法，《怪雨伞》是近年来短篇童话中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童话借这把“怪雨伞”，揭露和嘲笑了那个“漂亮的小伙子”贪小便宜和以损人为得计；热情赞美这位助人为乐，不图私利，光明磊落，诚实无欺的少先队员。在生活中“怪雨伞”是没有的，但是“漂亮的小伙子”也好，王小强也好，我们常常可以在周围碰到。他们不会遇到“怪雨伞”，可是“怪雨伞”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孩子们的爱憎，就是孩子们的诅咒和赞美，而这些是“漂亮的小伙子”和王小强所分别受到的不同对待。

我认为这个童话动人之处，就在于它巧妙地把今天孩子们的想象和感情交织在故事中间。这把“怪雨伞”形式上有点象古老童话中宝物的魔法，但本质不同。古老童话中的宝物给个人带来了财富和幸福，而这把“怪雨伞”则是对社会上不良行为和风气的斥责和嘲讽，对好品德和好风气的赞美和肯定。它所反映的幸福观和旧童话所宣扬的迥不相同。

《山胡椒花儿》是一篇美丽的童话。阅读这样的童话，即使对于成年人也是一种美的享受。这种美并不依靠文字技巧制造的华丽词藻，而是有赖于作者所塑造的童话形象精神的美，内心的美。这篇短短的二千字的小童话，它所映现在读者眼帘上的山胡椒花姑娘们的形象是不寻常的。她们为这个世界创造的震撼人们心灵的美，不是她们的花容和舞蹈，而是她们善良的性格和对人的无限的爱。她们为了驱赶成群结队无情地骚扰看山老爷爷的清梦、吮吸他人的血的花翅蚊，不惜点燃了裙子和长发，让自己化成青烟，随着青烟飘散着清爽的芳香，她们对老爷爷的爱，对害人蚊虫的恨，蕴藏在袅袅青烟里。

这个小童话所赞颂的平凡而卑微的山胡椒花儿的灵魂，是崇高的，美丽的。她们为了让劳累不堪的看山老爷爷获得安宁，为了驱除吸血的蚊虫们而作出了英勇的自我牺牲。这种山胡椒花精神是不会随着袅袅青烟消失的。作品表达的这种美好精神和充溢于字里行间的诗意的美，象山胡椒花的芳香一样沁人心脾。

科学童话这一文艺样式虽然在解放前早就有了，但是它受到很多人重视，而有较快的发展，却是近年来的事情。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对少年儿童进行科普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而为孩子们提供科学童话（当然需要更多的其它科学知识读物），对于从小培养少年儿童对科学的兴趣，是很有帮助的。

把需要高度准确性和客观性的科学和富有幻想和夸张的童话结合为一体，是科学童话比较困难的任务，目前科学童话虽然不少，但是比较完美的作品还不够多。往往是有科学无童话，或者是有童话无科学。有的是科学和童话都没有，不过是名之曰科学童话的“科学童话”。我以为要使科学童话真正能为培养少年儿童的科学爱好服务，当然首先有待于儿童文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要多从小读者中听取他们的反应。而作为科学童话的作者，要善于把科学知识的内容跟童话艺术的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浑然一体的一件艺术品，而不是镶嵌在童话镜框里的一幅科学图解。

这次征文发表的《胖子学校》，我觉得是一篇较好的科学童话。好就好在内容与形式结合得比较巧妙自然。这篇作品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把发生在某星球某王国的胖子学校里的故事和故事中的有趣的人物，呈现在小读者们眼前。胖子学校里培养胖子尖子的方法，胖子比赛的细节，都是引人发笑而又引人深思的。作品并不讲什么有关科学的卫生知识，但是读完整篇作品，小读者们自然就懂得了缺乏劳动和体育的锻炼对身体发胖的关系，以及肥胖症对健康和工作的危害，作品并不一本正经地传授或灌输什么知识，而知识自在其中。故事夸张离奇，人物滑稽有趣，小读者们在笑声中从反面接受了作品的积极意义，这正是这篇科学童话成功的地方。

我在这里作为例子提到的三篇作品，刚好代表了这次评选出来的童话的三个不同方面：一个是跳出传统童话表现手法的作品；一个是运用传统童话艺术形式的作品；还有一个就是科学童话。从这三个不同方面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童话创作有哪些主要形式。

我不想对所有评选出来的童话一一评介，只想趁便对怎样进一步提高目前的童话创作的水平，简单谈一点想法，以就正于儿童文学同好。

目前写童话的作者比以前多了，但是引人注意的作品并没有相应增加。这是什么道理呢？

如果只是因为有些作者还不大善于运用这种艺术形式，还没有熟练地掌握童话的艺术规律的话，那在经过相当时间的创作实践之后，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但是为什么即使已经熟悉了童话的基本表现方法，甚至从事童话写作多年的作者，也并不能常常写出给人较深印象的作品呢？究竟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童话创作从现有的水平再跃进一步呢？

我想，这里一定存在一个比掌握童话的基本表现方法更为重要的问题。掌握了童话的基本表现方法可以写成一篇配得上称做“童话”的作品，但是还不能提供写出优秀童话作品的保证。

所有优秀的文艺作品必然具有深刻的、发人深思的、给人以教育和鼓舞力量的思想内容，童话也决不例外。好童话之所以见重

于人们，首先因为它们具有高尚的、优美的思想感情以及道德力量，陶冶、感染了我们的小读者，帮助他们养成高尚的情操和好的思想品质，而作品的思想性又决定于作者本人思想水平的高下。这是我们大家所认识到的，用不到我来赘述。所以我只想简单地谈一点有关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童话创作水平的意见。

第一点意见是，我觉得不少作者对童话中人物形象的性格化注意得不够。有不少作品有一种通病，就是作者对塑造童话形象这件事没有下足够的功夫。这些童话往往只有故事，虽然有人物却是象剪下的纸人一般，又平又薄，贴在作品里面。那些人物（包括拟人化了的动物、植物或其它事物），虽然在作品所规定的情节里说了话，并有行动，但是可惜艺术并没有让他们活起来，没有赋予他们一定的性格，这就严重地削弱了童话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损害了童话的生命力。

有的同志并不重视人物的形象化和性格化。他们认为这对童话并不重要，重要的仅是给小读者们编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了有趣的故事，孩子们自然就满足了。这种看法显然是很片面的。

对于童话来说，故事性固然重要，可是如果缺乏生动的艺术形象，故事只是个空壳，实际上也无法生动起来。所以，我们决不能把塑造生动的童话形象的重要性低估了。只有当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活在孩子们的心里的时候，童话中的思想和艺术的力量才会长久地影响孩子们。无论是长篇或是短篇，所有的童话都应该这样。试想如果没有匹诺曹的顽皮而又善良可爱的性格，科罗狄的《木偶奇遇记》怎么能在全世界获得这么多的小读者呢？如果没有拟人化的洋葱头、小樱桃、小红萝卜、南瓜老大爷以及柠檬王、樱桃女伯爵等等童话角色富有性格的生动形象抓住千千万万小读者的心，罗大里的《洋葱头历险记》怎么能使它的许多小读者如此强烈地同情世界上穷困的受压迫者，而憎恶那些压迫别人的象柠檬王和樱桃女伯爵之类的人物呢？

不但是优秀的长篇童话如此，优秀的短篇童话也一样。如果安徒生不是成功地塑造了那个自以为聪明而其实愚蠢透顶的皇帝

的形象，他的《皇帝的新衣》中的深刻的讽刺和揭露，怎么可能如此有力地打动世界上这么众多的成年读者和小读者的心，而牢牢记住它的有益的教训呢？如果不是因为他精心塑造了可爱的象人鱼公主、拇指姑娘以及众多的人格化了的小动物的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安徒生童话的影响，不可能这么长久地深深地留在小读者的心扉上。

由此可见，不重视艺术形象的塑造，不在人物形象的性格化上苦下功夫，要使作品突破现有水平，更加受小读者们的喜爱和欢迎，发挥更大的教育力量，那只能是一种奢望。

第二点意见是要提倡多样的艺术风格。我在读一些童话新作的时候（不是仅指这次童话征文），常常感到许多童话虽然作者是不同的，但是好象都是出于一、二个作者的手笔。这恐怕就是因为作者缺乏各自风格的关系吧。

我在读有些优秀童话的时候，例如读叶圣陶、张天翼、严文井、金近几位同志的童话的时候，总觉得他们都具有极为鲜明的不同艺术风格。假使作者没有署上姓名，我也能品味出哪篇童话是哪位作者的作品，决不会把叶圣陶的童话错当成张天翼的童话，也不会把严文井的童话错当成金近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叶圣陶的童话结构严谨，文笔洗炼、持重，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蔼然长者的风貌；张天翼的童话想象丰富，语言幽默，很接近儿童口语；严文井的童话清新优美，飘逸不俗，卷帙之间充满诗情画意；金近的童话朴素无华，如农村儿童不尚修饰，而举止行动真诚自见。他们不同的艺术风格，增添了作品的丰韵，吸引了不同爱好的读者们。风格是作者的个性和艺术观的体现，有了它，作品就更有生气，更有特色。

对于童话写得较多的作者来说，没有形成风格，时间一久，恐怕对于增强自己的作品在读者中的印象是不利的。对于新作者，当然还谈不上风格问题，因为艺术风格是要经过一个相当的创作实践过程逐渐形成的，不过注意避免单纯的模仿，力求作品能有新意，并较多地尝试摸索新的表现方法，那还是重要的。

第三点意见是希望作者们努力尝试多写一些具有中国气派的

童话。这是我在看了一些童话之后，心头浮起的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童话跟外国的童话区别不是太大。有时我发觉我们有些童话甚至很象外国童话，要是不加中国作者的署名，读者恐怕也不容易知道这些作品究竟是介绍进来的外国童话，还是中国作者自己创作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有些作品缺少一些民族特点，或者就叫中国气派。

现在国际文化交流比过去多了。我们与外国作家写的童话相互受些影响，那是自然的，而且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这与简单仿效外国作品是两回事。既然是中国作家的创作，那么还是应该要求它表现出基本的民族风格。有些童话，从故事、人物、情调到表现手法，过多地模仿外国童话，或受到它们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新童话的发展的。事实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国外对我国童话创作的注意，都集中在那些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作品上面。

我们写童话是为中国的孩子写的，不是为了外国的读者。当然我们不必过份注意国外对我们的童话创作有些什么反映。但是努力使中国童话保持更多的民族特色，这只会使中国小读者更乐意接受它们。

要做到这一点，要从内容和形式上同时着手。在作品的内容上要针对我国少年儿童的思想实际和生活特点，更多地反映中国人民和少年儿童家庭和社会生活、斗争、理想、感情、风尚、品德、情操、风土人情和历史风貌等等；在形式上要努力继承、发扬和创造更适应中国小读者欣赏习惯的艺术传统和表现方法。

历来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世界童话名著，都是富有不同的民族特点的。安徒生的童话也好，格林兄弟的童话也好，豪夫、卡洛尔、科罗狄、罗大里等等的童话也好，没有例外都保持鲜明的民族风格。这种民族风格加上作家个人的艺术风格形成了童话的特殊艺术魅力。

加强童话的民族风格，不会形成外国读者对我国童话理解上和思想感情交流上的障碍，而恰恰使我国童话在世界童话花园中更显出其独特的丰姿。